

【All郊】THE DOLL 2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1077290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1077290>.

Rating:	Not Rated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all郊 , 姬发/殷郊 , 发郊
Character:	殷郊 , 姬发 , 殷寿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10-24 Words: 4,200 Chapters: 1/1

【All郊】THE DOLL 2

by [sissisuxin](#)

Summary

黑手党au

此文所包含所有地名，情节均为虚构。

本章包含【发郊】

2

“他昨晚又发作了是吗？”

接到消息的姬发一早就驱车赶到了殷商府邸。他推开门的动静实在称不上礼貌，但正在晨曦中端着咖啡的殷寿显然心情很好。他身着墨蓝色西装马甲套，完美展现出他健硕的身型，深邃眉眼在清晨阳光中宛如神祇。

殷寿看着眼前这个长发半扎、自己非常欣赏的年轻人。相比几年前，姬发完全褪去了少年青涩，整个人从内到外都成熟了很多，曾经还带着一些稚嫩的眉眼完全展开了，有一种不可直视的锐利，唇瓣饱满唇角天然上扬，却只有冷漠的锋芒。而现在面容秀丽的年轻人仅仅是微皱眉头看过来，整个人便像一柄出鞘的剑。

他实在是成长得太符合预期了，殷寿满意的抿了一口手中咖啡。

见殷寿不动声色的模样，姬发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。他从不愿意——尤其是在这个人面前——显露任何的弱势，于是挺直脊背冷声道：“殷郊我带走了。”

殷寿摆摆手浑不在意：“请便。”

姬发早就知道殷郊有性瘾这件事。

相比从小作为殷商少主长大、性格也很单纯的殷郊，姬发的身世和经历要复杂得多。幼年兄长失踪，父亲病死，孤苦无依的他在福利院被殷寿看中并收养，和年纪相仿的殷郊一起长大。彼时两人还是孩子，且都心性纯良，朝夕相伴着，作为唯一的伙伴、以及唯一的知己，为彼此填补了大部分的情感空缺。后来一场大火，殷郊和他母亲姜夫人同时失踪，受到打击的姬发便离开了殷商，打零工打了半年被父亲同期的姜子牙找到，依托父兄的关系进了警局。在警局摸爬滚打几年，本以为人生就此定论，却无意中和遭受巨变的殷郊重逢，才离开警局重回到道上，一步步走到现在。

即使已经分离好几年，但姬发从未忘记过殷郊，两人的情谊是这个荒诞世界里最珍贵的东西，殷郊是他从以前到现在都最珍视的人。

对此殷郊也是同样想法。在他心中姬发是不可取代的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姬发永远是他的稳定剂。

正因为这样，早先在姬发的配合下，他的性瘾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，按时按量吃药的话，应该不会发作才对，为什么突然？

姬发不由自主的又拧起眉头。

推开殷郊寝室的门，他正端坐在晨曦里安静的等。出生殷商的他生来高贵，在母亲姜女士的悉心教养下如绅士一般长大，仪态是流在血液中，刻进骨子里的东西。他穿着一身白衣，光也眷顾他，美好得像是一幅油画。

看到姬发的身影，他少有表情的脸露出一个真挚的笑容：“姬发。”

姬发走过去，声音比他自己以为的更温柔：“我在。”

姬发的别墅在米兰郊区外几十公里的田野里，开车要一个小时。由于离得太远，平时他都不住这里，只有殷郊在的时候会回来。

别墅不大，是普通的欧式田园风格，周围除了农田，姬发还让人种了一大片花，平时有专人打理。这里风景优美，远离人烟，非常适合殷郊的恢复，是他特意为殷郊准备的。

姬发一手抱着一袋子路上买的零食，一手牵着他站在门口：“钥匙在裤兜里。”

殷郊顺着姬发靠过来的方向去捞：“你干嘛啦，放开手不就行了吗。”

姬发咧嘴一笑：“不放。手没空。”

屋内非常干净，光照通透。今天天气很好，阳光暖融融的，淡淡的木质香味和一些晒过的棉布味萦绕在空气中。姬发边把手中纸袋放进厨房，边交代着：“我早上去接你前就约了医生过来，一会儿让他给你做个检查。”

“好。”殷郊贪恋的看着他的侧脸，翘着嘴角应着，“医生来之前，我们先做点什么吧。”

他牵着姬发的手稍稍用力，把他拉过来亲。姬发顺势扣住他后颈，加深了这个吻。

“姬发，”殷郊闭着眼睛，睫毛微颤，贴着姬发的嘴唇轻声说，“我觉得好像又发作了。”

“不用怕。”姬发手指揉着他后颈的碎发，眼睛盯着他的脸，平静道，“我在这里。”

他慢慢的亲吻着他，搂着他的腰把他带往卧室。床单上有洗衣剂和阳光的香味，蓬松又柔软，温柔的包裹住两人。姬发身上常常有墨水、纸张的味道，有时候有从别人那里沾染的烟味，有时候有不明显的金属味，还有一种只属于姬发的、他们小时候喜欢的某个糖果的甜香，这香味让他安定。殷郊莫名的沉迷单纯用嗅觉去辨别姬发身上的味道，再根据味道去猜他今天做了些什么。

姬发对他始终是包容甚至纵容的，但他的吻是强烈的、带着占有欲的，充满浓烈的爱意。殷郊被他含着耳垂逗弄的时候，下身已经翘得老高。他时常不太明白姬发究竟是能让他安稳，还是让他发作得更厉害，仅仅只是充斥耳膜的情动的喘息，就已经让他头脑晕眩，心跳得飞快。

在姬发用舌尖逗弄他的乳首时，殷郊忍不住抬腿勾着他的腰，祈求道：“姬发，我想要你。”

“不急。”姬发沙哑的低声说。他一手握住殷郊的脚踝，拉开他的腿，一手捏着他的大腿根，俯下身含住那根翘在半空的阴茎。殷郊挺着腰发出了黏腻的叫声。

他们分别得太早，早到还没能明白紧紧捆绑着他们的，除了友情还有爱情，更没能真正相爱。他们又重逢得太晚，晚到殷郊在性瘾的折磨下，已经分不清爱与性之间的关系。他不明白每一次面对姬发时，那种身体的悸动不是因为性瘾发作，而是因为他发自内心的、深深的爱着姬发。姬发也不寄望于现在就让他明白，只期盼着在他真正痊愈、他们能摆脱过去时，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，他将慢慢教会殷郊，什么是普通人的相爱。

殷郊觉得自己像一滩正在融化的冰淇淋，在姬发的唇舌里慢慢渗进床单里。他们两个在治疗性瘾的过程中做过不知道多少次，姬发太清楚他的敏感点在哪里，如何能让他舒服。他湿得太厉害也舒服得太厉害，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下半身，只觉得自己像一个承载快感的容器，已经满得不能再满。生理性眼泪流了一脸，他勉力拉着姬发的手指，哭求道：“姬发，插进来，我想要你。”

姬发于是擦干唇边沾染的口水，掰开他的腿缓缓插进去。他的阴茎有一点微微的上翘，每一次进出龟头都能准确摩擦到穴内的敏感点。插入的过程殷郊只感觉像是残缺的身体找到了最后一块拼图一般，强烈的满足感和完整感，刚刚顶到底他就高潮了。穴肉疯狂收缩着，带着丰沛的淫水挤压着阴茎，殷郊的身体被调教得太好，即使是姬发也忍耐不住。他咬着牙，一手引导着殷郊射出残存的精液，一边慢慢动了起来。本就非常敏感的殷郊呻吟出声，双手抱上他的肩膀。

被顶弄着，殷郊在漫天快感中勉力眯着眼望上去，姬发半扎的头发有点乱了，发丝垂在脸颊上，被汗浸湿。他一向绷紧的表情放松下来，锐利的眼睛里是溢出来的专注与温柔，嘴唇半张着喘息，汗珠从鼻尖和下颌滚落，性感到无以复加。

察觉到殷郊的目光，他俯下身吻他。

“嗯……今天、不用，啊、说，什么，吗？”殷郊问。

治疗性瘾的过程中，为了让殷郊尽量保持清醒，姬发总会让他说一些此时此刻的想法。没有对他解释现在并非性瘾发作，姬发吻着他，说，那你说点什么吧。

于是殷郊在甜腻的呻吟中中断断续续的说，想一起牵着手去散步，去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，像其他人一样生活。

姬发说，好，明天就去。

他又说，想和姬发一直在一起。

姬发说，会的，他会一直在他身边，一直在一起。

两人纠缠到黄昏时分，才穿好衣服从卧室出来。比干医生在客厅里喝着茶吃着小饼干，笑眯眯的看着这一双年轻人。姬发掩饰性的咳了两声，殷郊小狗一样飞奔过去，蹲到比干身边，乖巧的被摸头。

比干是姬发为殷郊找的医生，全程参与了治疗过程，对他的情况非常了解。其本人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家，十分喜欢心性纯良又漂亮的殷郊。他给殷郊做了例行检查，采了一些血液样本就告辞了，甚至没留下吃晚饭。

隔天姬发带殷郊去了附近的小镇，那里的居民远离尘嚣，没人知道他们是谁，只觉得是非常英俊的两个年轻人。他们手牵着手，像一对再普通不过的恋人一般，沐浴在周围人善意又艳羡的目光中，从街头走过。

今天正好遇到小镇里在赶集，人们纷纷搬出自己家的农副产品或者手工艺品出来摆摊，人又多又热闹。殷郊很少参与这样的活动，他兴奋极了，左摸摸右看看，买了一大堆根本用不上的东西，姬发跟在后面任劳任怨的付钱，总是像剑一般锐利的年轻人此时此刻被收入剑鞘中，那样无害而温柔。他顺手拿了一把花束放在殷郊手里，红色黄色的非洲菊、洁白的雏菊、和灿烂的向日葵被白色防水纸包裹着，绽放得如此美丽。殷郊穿着白衣捧着花束，在明亮阳光下抿着嘴笑，他看过来的目光带着全然的信任和依赖，和纯粹的真挚爱意，比任何时候都要鲜活。

姬发拍下了好些照片，殷郊的，两人一起的。

他问殷郊，想不想两个人一起，去没有人认识的地方，一起生活。

殷郊说好，等找到妈妈，就一起去，两个人再也不分开。

晚上他们吃了殷郊喜欢的中国菜，窝在沙发上一同看了电影，早早的躺下。夜色中殷郊靠着姬发沉沉睡着，赤裸的肌肤相贴和姬发的味道都让他安心。姬发抱着他，手指轻轻抚摸他脖颈上一条几不可见的淡粉色伤痕，那是殷郊在与他重逢之前，曾经深陷性瘾发作的痛苦中时，试图自我了结所留下的。

他想起傍晚比干打来的电话。殷郊的血检结果出来了，他并非病情恶化，只是因为最近的药量不够，才会造成发作。

不应该是这样的。殷郊比谁都讨厌自己发作时的样子，他不会故意不吃药的。

难道是身边的人疏忽了吗？殷寿的人也太不中用了。

也许该派一个人到他身边。必须是一个足够细心、足够忠心且机警的人，不仅能照顾好殷郊，还得能应对心机深沉的殷寿。

姬发无意识的抚摸着殷郊温热的皮肤，边细细思考着人选。当谷海潮的名字跳入脑海中时，他突然明白了过来。

——殷寿是故意的。

他故意减少殷郊的药量，让他性瘾发作。

不管姬发有没有察觉，不论是为了照顾殷郊，还是为了防范殷寿故技重施，他都会派自己信任的人到殷郊身边。以他对殷郊的重视程度，派过去的人必然是他十分信任倚重的人，也必然是一个有一定地位的、不会轻易沦为弃子的人。

姬发闭上眼。他将脸埋进殷郊的发间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
——看来殷寿还是不放心的，觉得只用殷郊束缚他还不够，想加重手中的砝码。

这同时也说明，不管殷寿在计划什么，他要开始布局了。

他想拉姬发入局。

也在逼姬发表态。

——是跟他入局，被他牵制，或是置身事外，看殷郊越陷越深。

姬发在黑夜中抱紧一无所知的殷郊，无声的笑了。

再次看见这个剑一般锐利又聪明的年轻人时，殷寿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势在必得。他请他入座，起身给他倒了一杯酒，是他自藏的威士忌。

姬发平静的接过喝了一口，有浓浓的麦香，入口柔和，却像火一般在口中燃烧。

“我要放一个人到殷郊身边。”

殷寿却不急。他优雅的品着杯中酒，点评道：“顶级品质，在酒窖里沉了13年的爱尔兰威士忌，和其他产地的都不一样。虽然在装瓶时已经经过稀释，入口绵柔长润，后味却依然辛辣如火。”他目光转向姬发，“你觉得如何？”

姬发脸上浮起一抹被酒精激出的潮红，他勾起唇角，微微仰头，足够挑衅但不至于失礼的说：“我不懂酒，也不喝酒。酒精会影响我的判断力。”

殷寿点起一支雪茄：“我以为，你能随时随地出入殷氏庄园见他，已经是足够大的恩惠。”

“不必试探我。”姬发毫不退让，低笑道，“你想要更多，自然需要加注筹码。”

殷寿这才认真打量面前的年轻人。他静静坐在那里，像一柄打磨锋利的剑，那么少年锋芒，迎面而来的剑光几乎让他这样的人都心生战栗。殷寿感觉到一种罕见的、发自内心的兴奋，仿佛野兽见到了能与之一较高下的猎物，浑身的血液都鼓噪起来。

他眼睛紧紧盯着姬发，露出一个几近嗜血的笑容：“我可以同意你的请求。出于对你的欣赏，还可以给你更多，例如——不再过问殷郊的行踪。”

“纠正一下，我不是请求，而是要求。”姬发不为所动的把玩着手中酒杯，金黄色的酒液在杯中左右晃动，“你我都知道这算不上你的额外恩惠，不过无妨，想要什么我会自己拿。”

他摆摆手，一个穿着黑色短打的人站到他身后，“谷海潮，以后他会全权负责殷郊的生活起居——包括殷郊的药。”他加重了最后四个字，暗示殷寿不用和他耍花样。

殷寿眯了眯眼，手指用力捏住酒杯。半晌后他冷冷道：“把殷郊送到姜文焕身边。他知道该怎么做。”

姬发脸颊的肌肉绷紧了。他坐在那里，眼神几乎要杀了殷寿。

殷寿在这有如实质的杀气里，反而愉悦的勾起了唇角，他的眼睛在说：入局，或者放弃。

“——好。”

姬发从咬紧的牙之间挤出回答。他仰头把残酒倒入口中，利落的转身离开，把殷寿得偿所愿的低沉笑声关到门后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